

HONGSE SHAO NIAN LIZHI CONG SHU



李心田◎著
LIXINTIAN
WORKS

SHANSHAN DE HONGXING

闪闪的红星

阅读红色经典 ★ 追寻中国梦

青岛出版社 | 国家一级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| NATIONAL FIRST PUBLISHING HOUSE



SHANSHAN DE HONGXING

李心田 著

青岛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闪闪的红星 / 李心田著. —青岛: 青岛出版社,
2013.6(红色少年励志丛书)

ISBN 978 - 7 - 5436 - 9404 - 0

I. ①闪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儿童文学 - 革命斗争小说
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98205 号

书 名 闪闪的红星(红色少年励志丛书)
著 者 李心田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(266061)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 - 85814750(传真) 0532 - 68068026
责任编辑 刘 强
特约编辑 梁 颖
装帧设计 于兆海
全书插图 夏末工房插画 飞虎漫画社
照 排 山东水文印务有限公司
印 刷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
出版日期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16 开(710mm × 1000mm)
印 张 10
字 数 200 千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436 - 9404 - 0
定 价 16.80 元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 - 68068670

(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,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。
电话 0532 - 68068629)

本书建议陈列类别:青少年阅读



目录

CONTENTS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|
| 1 我的柳溪 | >> 001 |
| 2 胡汉三又回来了 | >> 016 |
| 3 仇人相见 | >> 030 |
| 4 来到茂源米店 | >> 047 |
| 5 “闹米”风潮 | >> 061 |
| 6 燃烧的火 | >> 076 |
| 7 向北方去 | >> 087 |
| 8 亲 人 | >> 103 |
| 9 渡口脱险 | >> 120 |
| 10 复 仇 | >> 137 |



① 我的柳溪

一九三四年，我七岁。

我生长在江西的一个山村里，庄名叫柳溪。我五岁那年，听大人们说，闹革命了。我爹也是个闹革命的，还是个队长。“闹革命”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人小，不大明白。有一天，我见爹带着一群提着大刀和扛着红缨枪的人到了地主胡汉三家里，把胡汉三抓了出来，给他糊了一个高高的纸帽子戴上，用绳子把他拴起来，拉着他游乡。后来又听大人说，老百姓把地主的田也分了，以后穷人有田种，可以吃饱饭了。噢，我当时理解的“闹革命”就是把田分给穷人种，让地主戴着高帽子游乡。

我爹的名字叫潘行义，个子不高，但身体很结实。他会打拳，还会耍大刀。他耍起大刀来，嗖嗖生风，刀光一闪一闪，就好像几条咻咻放光的白带子把他裹起来一样。爹原来是个种田的庄稼人，他起来闹革命，是修竹哥指引的。

记得一天中午，我蹲在田头的树下看爹耕田，就见大路上走来了修竹哥。修竹哥姓吴，在荆山教书，他家就住在我们隔壁。他来到田头，见我爹累得满身大汗，便喊了声：“行义叔，歇歇吧！”

爹擦了把汗，说：“不行啊，牛是借人家的，吃饭前得赶着把田耕出来。”说完，又弓着腰，扶着犁往前推。

修竹哥说：“行义叔，你停停，我有事和你说。”

爹听说他有事，只好来到了田头，问：“什么事呀？”

修竹哥说：“荆山那儿办起了一个农民夜校，你去那儿上学吧！”

“嘿，上学？！”爹连脚也没停，转身又往田里走，一边走一边说，“都二十多岁的人了，还上学？我当什么事呢！”

修竹哥走上前拉住我爹：“行义叔，你听我说完呀！这个夜校，不光教人念书识字，还有人给我们讲天下大事哩！去听听吧，净讲些对种田人有好处的道理。”

听了这些话，爹停下脚来，关心地问：“能让种田人不再受罪吗？”

“就是为了让种田人不再受罪。”修竹哥说着，把两只手翻动了一下，“要让种田的、做工的都起来，把天地变个样！”

“是该换个光景了。”爹直了直腰，擦擦额上的汗，“耕田没有牛，房子破了没钱修，还不到五月，地里的青谷就押给地主了，日子不能老这么过啊！”

“对呀！”修竹哥说，“毛委员派人到我们这边来了，我们这里也要跟山南边学，要打土豪、分田地了。晚上一定去啊！”

爹听说毛委员派人到这里来了，脸上露出高兴的神色，说：“好，晚上我去。”说罢，又耕田去了。

晚上，爹和修竹哥一起去农民夜校了。从那以后，爹每天晚上都去。不久，他就学会讲很多革命道理，还学会了使快枪。又过了一阵子，他带头在我们庄子里成立了赤卫队，当了赤卫队队长，带领大伙打土豪、分田地。

爹当了赤卫队队长之后，人变得更好了，不再大声大气地跟妈妈说话，也不大向别人发脾气。爹本来是不爱说话的，现在要是左邻右舍谁家里有了什么事，他也去说说劝劝。妈妈整天脸上带着笑，不管爹叫她去做什么，她都高兴地去做，天天跑来跑去的，实在是忙哩。妈妈上哪儿去，我都要跟着。妈妈嫌我赘脚，就对我说：“莫跟着我，到隔壁找椿伢子玩去。”椿伢子是修竹哥的侄子，同我一样大，我俩常在一起玩。

一天，妈妈又出去叫人做军鞋了，我又去找椿伢子玩。我俩玩了一会儿，又唱起歌来，歌是跟大人们学的：

太阳出来红艳艳，
井冈山来了毛委员。
带领工农闹革命，
劳苦大众把身翻。
打倒土豪分田地，
家家户户笑开颜。

唱着唱着，我想起了那天给地主胡汉三戴高帽子游乡的情景。歌里不是唱“打倒土豪分田地”吗？我就对椿伢子说：“你当土豪，我来打倒你，把你拴起来游乡吧！”

“为啥不把你拴起来游乡？”椿伢子不愿意当土豪。

我说：“你当土豪，我拿绳子来拴你。”说完，我真的到家里拿了根小绳子出来，抓住椿伢子的手要拴他。

“我不当土豪，我不当土豪！”椿伢子一个劲儿地摇着手，并且抓起绳子的另一头来拴我。

我见他不愿当土豪还要来拴我，就猛地一推，把他推倒在地。他哭了起来，大声喊着：“妈妈，妈妈！”

我知道自己做错事了，爹是从来不许我欺负人的。就在这会儿，我爹来了。他从地上把椿伢子抱起来，给他擦了擦眼泪，问他：“谁把你摆弄哭了？”

椿伢子说：“是冬子！他叫我当土豪，我不当。”

爹笑了起来，又问：“你为啥不当土豪哩？”

椿伢子说：“土豪是坏种！”

爹哈哈大笑，说：“对啦，土豪是坏种！”

正在这时，修竹哥来了。他脸色阴沉沉的，走到我爹跟前，说：“胡汉三跑了！”

“跑了？”爹的眼瞪得老大，忙把椿伢子放下，拔出腰间的盒子枪，“往哪儿跑的？我把他追回来！”

修竹哥摇了摇头：“看样子是夜里跑的，说不定跑到县城去了。”

爹气得直跺脚，说：“早知道这样，把他崩了就好了。他这样跑了，可是个后患呀！”

爹说的意思我懂一些。听大人们说，胡汉三有好几百亩田，他家里的粮食都是从穷人田里收的，吃几十年都吃不完；他还有一个儿子在外面当白狗子。他是个最坏最坏的大土豪。要是上一回在他游乡之后把他一枪崩了该多好，怎么叫他跑了呢？

我看看修竹哥，修竹哥对爹说：“唉，怨我们不小心，放走了一只狼。”

爹拨弄了一下枪说：“不论他跑哪儿去，我一定要把他抓回来！”说着转身要走。

修竹哥一把拉住他：“现在顾不得抓他了，白狗子进攻彭岗，上级要我们赤卫队到桂溪去牵制敌人。”说着，他递给爹一张纸条。爹看了看纸条，说：“好吧，我们马上出发。”他再没顾我和椿伢子，就直奔赤卫队队部去了。

在我们柳溪就能听到从彭岗那边传来的枪声。我一听到枪响，就问妈妈：“这一枪是我爹放的吧？”

妈妈点头说：“是的。”

我听着这些枪声，觉得格外高兴，心想，爹一定能打死很多很多白狗子。妈妈这两天也特别忙，她和其他妇女一起照顾那些从前方抬下来的受伤的红军叔叔，给他们喂饭、喂开水，夜里都不回家。

第三天早上，我和妈妈正在家里吃饭，忽然西院的吴三姑走来，在妈妈耳边小声说了些什么，妈妈丢下饭碗就向外走。我也丢下饭碗跟了出去。妈妈直奔胡家大院，我想，一定是有人要动手术了，因为红军的医生就住在那里。

我跟着妈妈跑进大院的东屋一看，见支起的门板上躺着一个，正是我爹！爹见我们来了，用手一撑坐了起来。几天没见，他一下子瘦了很多，眼睛显得更大了。

妈妈急促地问：“你受伤了？”

爹点点头：“没什么，左腿上钻进去颗子弹。”说着，他把身子翻了一下，把左腿向上搬了搬。这时，我才看到他左边的裤腿全让血染红了。我哇的一声哭了起来。

爹见我哭，有点儿烦，说：“哭什么？别哭，再哭就出去！”

我怕爹撵我出去，想不哭，可是又止不住，便偎在妈妈的身边，嚶嚶地啜泣着。妈妈轻轻地卷起爹的裤腿，我见爹的小腿上缠着纱布，纱布已经被血染红了。

这时，一个红军医生走了进来。他和妈妈一起把爹腿上的纱布解下来，看了看受伤的地方，然后又用手摸了摸，对爹说：“潘队长，你腿里的这颗子弹要取出来呀！”

爹说：“取嘛，在里面又不能生崽。”说完还笑了笑。

医生让妈妈站开一点，就动手给爹洗伤口，要取出那颗钻进腿里的子弹。我躲在妈妈的身后，既想看，又不敢看。



医生替爹洗干净了伤口，就要动手取子弹。这时，隔壁又抬来一个受伤的叔叔，接着就听那个叔叔呻吟了两声。替爹清洗伤口的医生去隔壁看了下，又走了回来。爹问他是怎么回事，他说有个同志受了伤，就要动手术。

爹问：“没有给他打麻药吗？”

医生摇摇头说：“从救护队带来的麻药就剩下一针了……”说着，他拿起一小瓶药晃了晃，准备给爹打针。

爹一见，急得立马要站起来，摇着手说：“我的伤没什么！我不要用麻药，快把麻药拿给他用！”

这时，隔壁又传来一声痛苦的呻吟，医生犹豫了一下说：“潘队长，你手术的时间要比他长，这针麻药还是给你用吧。”

爹瞪大眼睛：“你这人好死板嘛，你不看我的身体多壮实，手术时间长点怕啥！快给他送过去。”

医生侧过脸看看妈妈。妈妈什么也没说。爹瞪着妈妈，吼道：“喂，你说，叫他们把麻药拿过去！”

妈妈看了看爹，向医生点了点头，低声说：“拿过去吧！”

医生只好把麻药送到隔壁去。麻药给那个叔叔用了，没过多久，那边的叔叔就不作声了。

等医生再到这边屋里来的时候，爹向妈妈说：“你带冬子出去吧。”

妈妈拉着我的手，把我带出了屋，就在院子里的一棵槐树下站住。过了一会儿，听到屋里有些动静，妈妈对我说：“冬子，你在这儿站着，我进去看看。”说着，她又进了屋子。

我不敢进屋子，可是又想看看，双脚不由得就向屋子跟前挪

了挪，慢慢地凑近屋门口。门是半开着的，正好看见医生从爹腿里向外取子弹。

爹的腿上划了个大口子，血滴答滴答地流着。他头上滚着大汗珠子，紧咬牙关，呼吸急促，但一声也不吭。我差一点哭出声来，可是这时爹在瞅着我，他的眼中闪着两道光，那光是不准人哭的。我不敢哭了。他招招手，要我过去。我怯怯地走上前去，忽然听到“当啷”一声，只见一颗子弹头落在一个瓷盘子里。爹笑了，他问医生：“取出来啦？”

医生高兴地说：“取出来了！”接着他紧紧握住爹的手：“潘队长，你真行，一声都不吭，一动都不动！”

爹说：“把那个子弹头给我吧。”

医生拿起瓷盘子里的子弹头，准备擦去上面的血迹。爹忙说：“别擦，我就要带血的。”医生把那颗带血的子弹头递到爹的手中，然后替爹裹好了腿上的伤口，就出去了。

爹叫妈妈把我抱到床板上，坐在他的身边。他把那颗子弹头放在我的手心里，说：“冬子，你知道这颗子弹头是从哪里来的吗？”

我说：“是白狗子打的。”

爹点点头，又问：“隔壁那个叔叔的伤是怎么来的？”

我说：“也是白狗子打的。”

爹看了看那颗子弹头，又看着我，问：“白狗子让我们流了这么多血，该怎么‘报答’他们呢？”

我说：“也用枪来打，也叫他们淌血！”

“好！”爹拍了拍我的头说，“记住，等你长大了，要是白狗

子还没打完，你可要接着去打！”

我小心地捧着这颗子弹头，上边的血鲜红鲜红的——这是我爹流的血啊！我仰头问爹：“刚才往外拿这颗子弹头时，你不痛吗？”

爹说：“痛啊。”

我又问：“打了麻药还痛不痛？”

爹说：“打了麻药就不太痛了。”

我疑惑不解：“那你为什么不打，却让给那个叔叔呢？”

爹说：“冬子，我和他是阶级兄弟，他身上痛就跟我身上痛一样。”

对爹的话，我只能朦朦胧胧地听懂一点。我又问爹：“刚才那么痛，你为啥不叫唤哩？”

爹说：“我叫，它也是要痛的；我硬是不叫，它就怕我哩，就不痛啦！”

我听爹的话很有意思：痛的时候硬是不怕，痛就会怕你，也就不痛了！真能这样吗？妈见我缠着爹只顾问这问那，便把我从床板上抱下来，说：“别东问西问的啦，让你爹歇会儿。”

这时，修竹哥来了。看见修竹哥，爹就要下床。修竹哥忙拦住他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爹说：“子弹取出来了，我得上去！”

修竹哥问：“你上哪儿去？”

爹说：“打仗去呀！”

修竹哥说：“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，你别去了，准备接受新的任务吧！”

爹稳了稳身子，问：“什么任务？”

修竹哥说：“红军要撤离根据地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爹很吃惊。

修竹哥想继续说下去，见我和妈妈在，就不说了。爹让我和妈妈走开，接着就听到他和修竹哥激烈地说起话来。他俩的情绪都很激动：

“有人不按毛主席的办法打，必然要打败仗！”

“是呀，按毛主席的办法打，敌人的四次‘围剿’都被我们打败了；可这一次打了好几个月，越打越糟！”

“我们都有意见！”

我问妈妈：“他们说什么呢？”

妈妈不回答我，只管拉着我走出院子。

爹养伤养了一些日子，能和平时一样走路了。又过了几天，新任务来了。什么任务呢？原来爹要被编到红军主力里去，随红军一起去打仗。

妈妈这几天特别忙碌，连晚上也不歇着，她一个劲儿地赶着做布鞋，已经做了三双了。白天做早饭时，她总要煮上几个鸡蛋，等到第二天，看爹没走，就把鸡蛋给我吃了；到下顿饭时，她再煮上几个。就这样，她已经煮了四次了。我呢，觉得很新鲜，心想爹这次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，是要打一个大仗吧！要不，妈妈为什么准备那么多鞋呢？

一天夜里，我本来已经睡熟了，忽然被一阵说话声惊醒了。我一听，是爹和妈妈的声音。爹已经有好几夜没回家了，这次回来是干什么呢？就听妈妈说：“你这次出去，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？”

爹说：“很难说。有的说要去和兄弟部队会师，也有的说要北上抗日，等打完日本鬼子才能回来呢。”

“要是我去，也能帮着做点事。”妈妈说，“让我和冬子也跟着去吧！”

“不行！那是大部队长途行军，要天天打仗的。”

“哦。那你们走了，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？”

“像过去一样嘛，该支前还支前，该斗争还斗争。”爹问妈妈，“你和那几家的家属谈得怎么样？她们的思想工作都做通了吧？”

妈妈说：“都做通了。”

“往后，你要更好地把大家都团结起来。”

妈妈说：“是的。红军在的时候，大家心里都踏实；如今你们一走，有的人觉得心里没着没落的。”

“红军走了，党组织还在，苏维埃政府还在，照样闹革命嘛！”爹稍停了下又说，“当然了，环境变了，革命的形式也要跟着变。”

妈妈说：“大家也都有准备了。”

停了一会儿，爹说：“你入党的事，我已经跟修竹说了，他愿意做你的入党介绍人。”

“真的？那太好了！修竹不走吗？”

“他不走，他负责我们这一片儿的党的工作。”

“只要有党在，大家的心里还是很踏实的。”妈妈说罢，又问爹，“你看我还有什么缺点？以后也好注意改。”

爹说：“以后斗争性要强些。红军北上了，斗争的环境可能要更艰苦、更残酷了，你一定要更坚强一些。”

妈妈说：“对，我一定会坚强的。一年多了，我一直想入党，

可自己总觉得还不够坚定，从小就是个绵性子。”

“入了党，就不能按一般人来要求自己了。”爹的声音听着是那样坚决，“等你成了党员之后，你就是我们无产阶级先锋队里的一个战士了。”

妈妈激动地说：“以后我就是党的人了，党叫我怎么做，我就怎么做！”

“还有冬子，”爹提到了我，“我很疼这孩子，以后怕要有很长时间看不到他了，你得好好教育他。”

妈妈说：“这你就放心吧，我会好好教育他的。”

“要是工农民主政府还存在，要是能念书，就送他上列宁小学。”爹说到这里，挪了下油灯，照了照我，又轻声对妈妈说，“等冬子长到我这岁数的时候，也许就能过上真正的好日子了。”爹的大手抚摸着我的脸，他的手掌很宽厚、粗糙，让我觉得既有力又温暖。然后，爹又说：“我在冬子这么大的时候，连今天这样的光景也没见过呀！今天有工农民主政权，有赤卫队，有共产党和红军。”

“是呀！”妈妈说，“你们要是不走，能保住这个光景，也就是好日子了。”

“不，真正的好日子在后头，是社会主义。”爹说，“等实现了共产主义，那日子就更好啦！”

“还能怎么个好法呀？”妈妈似乎不大明白。

爹深情地说：“到了那个时候呀，所有的土豪劣绅全被打倒了，天下的穷人都解放了，再也没有人压迫人、人剥削人的事了，种田的、做工的全都为集体劳动，劳动人民都过上美好的生活，

孩子们全能上学……”

妈妈轻轻地“嗯”了一声，爹又接着说：“好日子还要靠我们去战斗、去争取啊！”

我听着听着，又睡着了。在梦中，好像我真的背起书包上学去了。啊，那学校是青砖青瓦盖的，有多少和我一样的小学生呀，全都穿着新衣裳……

早晨，我被一阵锣鼓声惊醒。我睁开眼，见爹和妈妈都已经出去了。我忙穿好衣服向外跑，一看：啊，东头场上集着那么多人！锣鼓敲得震天响，还有人喊着口号。我挤到跟前一看，是在欢送队伍。我心想，这准是欢送红军的吧。我到处找爹，却找不着。忽然，我被人拉了一下，回头一看，是妈妈。妈妈说：“冬子，快回家！你爹就要走了。”

我跟妈妈回到家，见爹穿得整整齐齐的，身上背着打好的包、干粮袋、斗笠，还有妈妈给他做的新鞋。

爹见我进来，一下子把我抱起来，亲了下我的腮帮，说：“冬子，爹要打白狗子去了，你在家要好好听妈妈的话。”

我搂着爹的脖子，说：“爹，你走吧，你去打白狗子，多多打白狗子！”

爹笑笑，又亲亲我，把我放下。他从桌上拿过一本书放在我手里，说：“冬子，这是一本列宁小学的课本，是我从学校里给你要来的。”

我看看课本，见封面上有个红五星，还有一把锤子和一把镰刀，上面的字我一个也不认得。我问爹：“我什么时候去上学啊？”